

包括國畫油畫漆器瓷器白玉擺件

二千秋拍品估價十億元

【本報訊】記者洪捷報道：經濟環境有所改善，能否帶動拍賣市場好轉？將於十一月尾舉行的佳士得秋季拍賣，可讓買家賣家拭目以待。今季拍品總數量超過二千件，總估價達十億港幣，精品包括傳抱石、常玉、劉野、曾梵志畫作，還有名貴漆器、明代玉壺春瓶及白玉擺件。

兩玉壺春瓶同場拍賣

中國工藝品種類紛繁，造詣精巧，收藏家在保值之餘，亦兼享玩賞的雅趣。今季的中國瓷器及工藝精品也有不少精彩之作，佳士得中國古代陶瓷及藝術品部副總裁曾志芬昨日在記者會上介紹說，這部分共有一百六十件珍品，估價總值約二億二千萬元。其中明洪武「青花纏枝牡丹紋玉壺春瓶」估價待詢，曾志芬表示，估計以一千八百萬元售出，同樣是玉壺春瓶，這件洪武的玉壺春瓶相比起另一件款式接近的明永樂「青花纏枝蓮紋玉壺春瓶」之估價八百萬元至一千二百萬元，估價較高，原因是件數較大，而洪武時的青花釉較少，以釉裡紅較著名，當時景德鎮還在戰亂之中，青花釉出產不多。事實上，永樂這件玉壺春瓶色澤相比洪武那件更深藍亮麗，曾志芬說，這是由於不同年代，青花料各有不同。洪武官窰青花主要使用含鐵量低、含錳量高且洶煉欠精的國產青料，呈色青中帶有灰色調。



另一件吸引人的珍品是清乾隆「白玉卧牛」，估計以一千五百萬元售出。

這件「白玉卧牛」最早屬於著名的荷蘭工業鉅子及收藏家雨

果·圖恬·諾色那斯(Hugo Tutein Nolthenius)的藏品，他在世時擁有梵高畫作達十三幅，還有其他荷蘭著名畫家的作品。他於約一九〇〇年於英國購入這隻牛，另一件接近的款式現藏於大英博物館。曾志芬估計，這隻牛是在二十世紀初由一些宮廷中人，例如太監，偷出去賣，輾轉流落歐洲。諾色那斯一九四四年逝世時，此白玉卧牛被推出拍賣，估價僅二千五百元荷蘭幣。結果諾色那斯的侄子威廉(Willem)以四千元荷蘭幣買下，後流傳於家族後人收藏，直至今次再推出市場。此白玉卧牛曾在一九一九年於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館展出。

乾隆珍品「白玉卧牛」

曾志芬表示，這是和田白玉，雖玉色偏青，但有四公斤重、二十七公分長這麼大件的白玉擺件，非常罕見。為何雕刻成牛？曾志芬說，那是當時皇帝要鼓勵老百姓農耕，在春天時舉行一些落田耕種儀式時的祭品，因此牛下面還刻了一塊蓆。

這次拍賣特別推出了「千文萬華——李氏家族重要漆器珍藏」，共三十七組古代巧奪天工的漆器工藝品，其中元「黑漆嵌螺鈿群仙宴樂圖八方蓋盒」，估價待詢，曾志芬說，相信預期成交額超過二十萬元。曾志芬說，元代的嵌螺鈿漆器達到最高水平，影響到亞洲其他國家如越南、日本及韓國等，都是學習中國的這種工藝。其技巧是先用天然漆在木上塗抹多層，這件八方蓋盒由於要嵌螺鈿，只塗了三十層，之後工藝師會在上面嵌入切割得非常細小的鮑魚殼，其幻彩反光的效果令整個盒子顯得華麗炫目。

曾志芬說，這個盒子是一位上海收藏家仇焱之於日本一間廟中發現，他購入之後於一九八六年在倫敦佳士得拍賣，被李氏家族收藏。李氏家族三代都是古董商，對中國漆器特別愛好，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不斷將世界各地的中國漆器工藝品陸續購買下來。另一件元「剔紅牡丹雙鶴六厘奩盒」，



▲常玉晚期的《青花盆與菊》(左)及早期的《草原上的馬群》色彩與題材分別很大 (本報攝)

▲傳抱石《杜甫詩意圖》展現其水墨功力，估價三千萬元 (本報攝)



▲同樣是明代青花玉壺春瓶，洪武(左)這件較貴，估價一千八百萬元，永樂這件則是八百萬元至一千二百萬元之間 (本報攝)



▲元黑漆螺鈿盒上面的內容是當時最流行的群仙宴樂，估價二十萬元 (本報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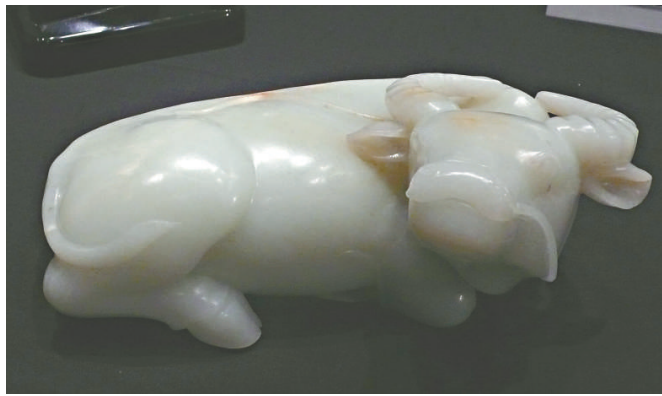
其來源是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的堂叔 Duke of Gloucester，他的太太於一九八三年去世時，把這個盒子於倫敦拍出。

傳抱石杜甫圖三千萬

中國近現代畫方面，最受矚目的是傳抱石早期佳作《杜甫詩意圖》，估價三千萬元。該幅作品是傳抱石於上世紀四十年代在重慶所畫，那時傳抱石生活艱苦，居於農舍內，畫柏亦是飯柏，因此這個時期像這幅較大尺寸的作品不多。一九四四年傳抱石於昆明與郭沫若舉行聯展，當時陸軍總司令何應欽購得，後攜往台灣，在〇六年於北京推出拍賣，以一千五百萬元成交。傳抱石個人作品拍賣紀錄最高價是四千多萬元的《雨花台》，由於傳抱石早於一九六五年已去世，傳世作品不多，只有三千多幅，所以可以拍得較高價值。

其他重要作品還有清綠維城青綠山水《九如圖》，估價二千二百萬元至二千八百萬元之間；常玉油畫《青花盆與菊》，估價八百萬元至一千二百萬元；曾梵志油畫《無題》，估價八百萬元至一千二百萬元之間。

香港佳士得2009年秋季拍賣，將於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二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



估價一千五百萬元 (本報攝)



水上《紅樓夢》融視聽效果於一爐

【本報訊】記者茅杰上海報道：內地第一部大型都市水上情景秀——《紅樓夢》日前在上海首演。該劇將於明年亮相世博會，成為向世界傳播中華文化的獨特平台。

以新版電視劇《紅樓夢》原班創作人員和演員為主的水上情景秀《紅樓夢》，是一場以大型水幕視覺效果、聲光水電舞台、交響昆曲等元素融為一爐的創新演出，本月上旬在申城普陀區長風公園的銀鋤湖進行了三天演出。

兼任電視劇和水上情景秀總導演的李少紅告訴記者，此番與上海方面聯手打造的新版《紅樓夢》，拋開跟之前任何舞台演出、影視劇文本、音樂的關聯，銀鋤湖風景是它最大的實景舞台。全劇劇情在開放空間裡隨著四季變化展開，從女媧補天、靈玉誕生到風雨夕、紅塵盡的全版紅樓景象，這些都是首次如此完整的表現。水上情景秀再現了天地鴻蒙、女媧補天、頑石出世、太虛幻境、天上掉下林妹妹、共讀西廂、元妃省親、寶玉成親、黛玉葬花、重遊瀟湘館等十個電視劇經典瞬間，以「真人、真景」的方式再造了一個水上舞台版的《紅樓夢》。

作為內地第一部大型都市水上情景秀演出形式、展現中國古典文化的作品，《紅樓夢》同時形成了「小說」、「電視劇」、「實景演出」等三個互為依託、相互補充的完整作品呈現體系。說起此次演出的特點，李少紅表示，這是《紅樓夢》的華麗變身。通過拿出原著中膾炙人口的經典段落和瞬間，用現代化的手段，大衆化的形式，以舞劇和戶外情景秀的表演形式相結合，打造出了全新的藝術作品。該劇大規模地運用了多媒體的表現手段，突破舞台的表現形態，和影視藝術的一次大膽結合。

水上情景秀——《紅樓夢》吸納了來自內地頂尖專業團隊的藝術人才，更吸引了中國台灣、香港以及新加坡等主要華人地區創作和製作界的專業高手加盟，共同為中華民族文化之巔峰之作——《紅樓夢》譜寫新世紀的舞台新形象。

明年四月，這部版權落戶上海的「水上版」《紅樓夢》將再度獻演申城，並在世博會期間駐場演出。

世博將演水上紅樓夢

藝術賞析

美術編輯：李志文

安冬娜琪演唱有聲有色

史君良

在2006年12月英國皇家歌劇院製作演出實況影碟才女《卡門》(DECCA版)中，法籍意大利女中音安娜·卡泰麗娜·安冬娜琪(Anna Caterina Antonacci)飾唱的卡門，在角色造型上，惡魔鬼般身材把卡門塑造得既性感又野性，妖嬈嫵媚。在聲音造型上，她有着卡拉斯般聲音衝擊力及堅韌性，令人耳目一新。今年9月25日她首次來港聯同香港管弦樂團舉行音樂會，她的現場演出比她的DVD更為真趣、傳神、精彩。

兼備女高中音特點

現場所聽，安冬娜琪的聲音較難劃分聲部類型，她在音質上兼備了女高音與女中音部分優美特點，既有女高音那種富有光彩的音質，又有近似女中音飽滿的音質。我認為她的聲音似乎是向女高音聲區有所擴展的女中音，這也正是她所追求的聲音(自2003/2004年樂季起，她專注戲劇女高音的作品)。令我激賞的是她那張口就來的醇厚音色，以及天生過人的戲劇表現力，毫不造作，唱起來一點也不吃力，聲樂修為卓越，非常尊重聲音，這種天然去雕飾的演唱風格正是安冬娜琪歌唱可貴之處。

她選唱的曲目都是冷門之作，卻很適合她的性格，也很能發揮她的聲音。柏遼茲的康塔塔《克利奧佩特拉之死》(La mort de Cléopâtre)是敘述埃及艷后克利奧佩特拉臨終的痛苦——她把一條毒蛇緊緊抱在胸前，準備自行了斷。她的演繹情感激越，栩栩如生，不但表現出死亡的痛苦，更表現了克利奧佩特拉死前的內心痛苦，中段的「沉思」(Meditation)用聲大膽，胸聲一流，很有戲劇性聲響效果。末段克利奧佩特拉臨終前痛苦的道白情景，一字一淚，縈人心懷。

選唱冷門作品

海頓的康塔塔《阿麗安娜在納克索斯》(Arianna on Naxos)講述的是古希臘神話：希臘英雄特修斯攜克里特公主阿麗安娜乘船途經納克索斯島小憩，公主醒來見特修斯偷啟航回希臘，她獨自流落山頭，十分悲哀。安冬娜琪以豐富的感情與鮮明的層次唱出，前半部的宣敘調連腔抒情連貫，十分口語化，流露出對情人至死不渝的愛情，接着的詠嘆調唱出別離之苦；後半部的宣敘調用聲激昂澎湃，戲劇性強烈，唱出被情人拋棄而絕望、憤怒，詠嘆調中以厚實的胸聲唱出「我最愛的男人狠心跑掉了」，表達寧可一死了之的心情。情緒變化幅度大。

指揮中聽不中看

尼爾遜(John Nelson)的指揮，中聽不中看，形態不美觀，圖式不規範，小動作太繁多、太花俏、太瑣碎。儘管如此，他的音樂處理尚可一聽，海頓《第86交響曲》四個樂章完美勻稱，有着古典之美、形式之美、意境之美。柏遼茲《浮士德的懲罰》中的三首小品(鬼火小步舞曲、仙女之舞、拉科西進行曲)，他處理得較活，樂隊奏來也爽，特別是那首著名的「拉科西進行曲」，剛勁有力，聲勢浩大，充分顯示出港樂極好的樂隊色調表現力。



尼爾遜擔任音樂會指揮



▲安冬娜琪音色醇厚
▲安冬娜琪首次來港與港樂合作演出



▶《在水一方》

陳家剛「擊鼓傳花」喻垃圾傳銷



▲《舊城故記》



▲拍攝重慶的作品《穿行紅涯》



▲《彷徨暮歸》



▼拍攝萬州的作品《海市蜃樓》

隨着中國急速的發展，大規模的國家工程亦迅速展開，攝影藝術家陳家剛的最新作品《霧城》，探討中國近年在加大發展投資力度、啓動和加快建設國家級重點工程下的種種社會問題。

從2003年開始，陳家剛先後拍攝了《三線》、《病城》和《風月》，分別反映老工業、城市病和女人的問題；2009年，陳家剛回到故鄉重慶，拍攝了這輯新作《霧城》。最近，他更獲提名「Sovereign 2009年傑出亞洲藝術獎」。

中國製造的迷思

在過去的20年，內地的工業生產，引伸出生態污染等問題。陳家剛認為當人依靠資源條件發財和出賣資源發財，就會像傳銷一樣，一級一級傳下去。造成環境污染。「霧」就是這種公共垃圾的象徵，《霧城》就是來描述這種現象的一個視覺比喻。

擊鼓傳花的暗喻

陳家剛以「擊鼓傳花」的遊戲作暗喻，「擊鼓傳花」的遊戲就是有一個背對大夥或蒙着眼睛的擊鼓者，玩遊戲的人圍坐一圈，只有一朵花，用來給大夥傳遞。隨着擊鼓聲，花從一個人傳給下一個人，直到鼓聲戛然而止。這時花落誰家誰就要受到懲罰。陳家剛用這個遊戲比喻這種「傳銷」現象，他認為世界經濟危機的爆發，是世界傳銷的一個真實後果。經濟危機來了，最後解決辦法也就用傳銷的方法，而所謂解決無非是將危機傳銷給了其他人。陳家剛特意用「擊鼓傳花」作副題，加深觀眾對「霧城」的反思。

女人——慾望的符號

陳家剛在遊歷中，發現位處三峽上游與下游，有些城市的人們愛吃喝玩樂，形成了畸形消費，沒有理想，只有慾望。他的照片中，都有女人的存在，或穿旗袍、或穿民工服，她們正是隱喻這種慾望的符號。陳家剛通過拍攝這些女人，反思她們所處的工廠、城市和庫區存在的歷史意義。

「霧城：擊鼓傳花」陳家剛新視覺攝影展覽
展期：即日起至10月31日
地點：Contemporary by Angela Li畫廊(中環荷李活道90-92號地下)